

何佳=著

男人是树，女人是藤
在男人的森林里
女人……



男人的森林

N A N R E N D E S E N L I N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何佳=著

男人是树，女人是藤
在男人的森林里
女人……

男人的森林

N A N R E N D E S E N L I N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的森林/何佳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4

ISBN 7 - 5387 - 1537 - 1

I .男… II .何…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093 号

男人的森林

作 者: 何 佳

责任编辑: 文 欢

责任校对: 文 欢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38 千字

印 张: 14.125

版 次: 2001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387 - 1537 - 1/I·1482

定 价: 23.80 元

内容提要

有倾国倾城之貌的陈小蓓一直没有摆脱过情感的纠葛，在新婚之夜，因一张匿名 N 的贺卡上有这么一句话：“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丈夫阿伟便起疑心从而夫妻不和。痛苦中的小蓓重逢作家李阳，但李阳却是以市长身份出现在她面前，要江山还是要美人，李阳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后，还是铤而走险坠入爱河。李阳的妻子方曼很快发现了他们的私情，多次设计陷害小蓓，组织部长张遗村对小蓓美貌早已垂涎三尺，副市长朱显达想挤走李阳取而代之，他们相互勾结，采取种种手段诋毁李阳，李阳和小蓓一时成了众矢之的。他们生生死死爱过后，最后小蓓不得不说：“你所从事的事业应该比爱情更重要。”小蓓痛苦地离开了那座城市。

春桃不顾家人反对嫁给穷光蛋大军，大军后来却抛弃了她，春桃进城后感情上再次遭到挫折后就放纵自己，靠吸毒打发日子。

气质高雅的高干子女玲玲，一度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却在自己床上看见了最难堪的一幕。她失踪了，但小蓓找到她时，她却在尼姑庵对月质问苍天：“爱是什么？”一个灵魂没有了归宿的女人，她在麻木中折磨自己。玲玲后来重返红尘，但她却有个怪癖，同情人幽会时，每次都穿着丈夫给她买的衣裙。

自古多情空遗恨，爱情被金钱和权欲挤压得越来越稀少和珍贵了。在男人的森林里，没有一棵可供女人依靠和攀附的大树，小蓓最后不得不感叹到，在尘世，她只是一片叶而已。

小说以自传体形式，描写女主持人的情感隐私、官场百态、社会冷暖、文坛怪象、洞房逗趣、性爱缠绵、情敌算计。笔调时而凝练沉重，让你扼腕而叹；时而明快诙谐，风趣幽默，又让你捧腹大笑。文中处处悬念，一环扣一环，让你欲罢不能，不得不去关注女主持人陈小蓓及其表姐春桃和好友玲玲三位女性的命运。



作者简介

何佳，原名何光菊，曾用笔名何莅佳，生于63年春天。重庆作家协会会员，曾多次在《十月》、《天津文学》、《诗神》、《青春诗歌》等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并多次获全国性大奖。

McA N

男人的森林

-
- 可爱的女人，
当情人难，而当名人的情人更难
 - 可叹的女人，
当好女人难，而当一个花瓶女人更难
 - 可悲的女人，
当贞节女人难，而当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更难
-
- 男人是树，女人是藤
在男人的森林里，根本就没有可供女人依靠和
攀附的大树，
女人，她只是一片叶而已。
-
- 这是一个女电视主持人的情感自述……
-

ISBN 7-5387-1537-1



9 787538 715378 >

ISBN7-5387-1537-1/I · 1482

定价：23.80元

目 录

引子.....	1
一 神秘的贺喜人.....	2
二 表姐春桃	43
三 我和市长	52
四 台前幕后	68
五 市长风情	98
六 丈夫是第三者.....	124
七 鸿门宴会.....	143
八 两个失去爱的女人.....	149
九 离婚.....	169
十 差点被强暴.....	179
十一 组织部长.....	195
十二 副市长.....	210
十三 财政局长.....	228
十四 两个女人一台戏.....	233
十五 我和市长妻子.....	256
十六 被劫持后.....	275
十七 一张小字报.....	301
十八 包厢内幕.....	311
十九 宾馆幽会.....	321

二十	“夏之梦”中·····	335
二十一	相见时难别亦难·····	356
二十二	胡大编辑与颠狂诗人·····	367
二十三	电视台台长·····	382
二十四	表姐的情人·····	386
二十五	我怀孕了·····	390
二十六	最后一次当主持人·····	398
二十七	一个女人三个男人·····	404
二十八	春桃吸毒了·····	411
二十九	隔离审查·····	420
三十	曾经沧海难为水·····	437
三十一	揭开贺喜人的面纱·····	443

引 子

我说过，我是个不喜欢戴乳罩又喜欢裸睡热爱自由的人。我结过婚，却离了；我热恋过一个市长，差点让他罢官回家，好多有钱的老板都曾经为我眼红心跳，最终还是没敢靠近我……

我们从《熟悉的维纳斯》中，看到了富于肉感的裸体同崇高的圣洁稀有而完美的融合，从《裸体的玛哈》中，看到了女性的魅力与青春的生命。我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女主持人，虽然没有维纳斯和玛哈的美貌，但我相信还是有不少人在心目中把我当成维纳斯与玛哈的，要不，怎么会有公众的情人这个说法。我成天都在接受着千百万双眼睛的审视和抚摸，还常常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然而，在被人羡慕的背后，有谁会知道，我洒下过多少辛酸的血与泪？走的是怎样一条布满荆棘与陷阱的道路？一位自称看相百分之百准确的老编辑曾给我看过相。他看了我的五官，接着又捧起我的手左看右看，然后故作高深，俨然济公再世的神仙样，紧声慢语地道：“你是个很幸运的女子，同时也是个不幸的女子。”

我苦笑我的不幸不仅因为我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同时我还是一个所谓的作家。作家是情种，这不知是谁下的定论，反正我是个情感很丰富细腻的女人，一个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情感的纠葛，一直艰难地在男人森林里徘徊的女人。

一 神秘的贺喜人

迎亲的唢呐隐隐地传来，我忐忑不安地坐在梳妆台前，任凭婶子给我净脸和扑粉。镜中的人儿端庄秀丽，秋水盈盈的双眸透出一丝羞怯，白嫩的肌肤泛出淡淡红晕，微微闭着的唇儿鲜艳如焰……我当新娘子了，在少女的梦里，曾多少次以娇羞又期待的心情盼望这一天呀！

在镜子里，出现了另一张光鲜灿烂的脸。这是表姐春桃，春桃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正羡慕地看着我，看着看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表妹，我好羡慕你！”

我很理解春桃说的这句话，春桃是偷跑到大军家去的。没有热热闹闹的婚宴和迎娶队伍，在一张破木床上，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春桃就由少女变成了女人，对于每个女人来讲，肯定都是一种遗憾。

镜中的两个女子都是很美的，外婆在世时就常说：“瞧这两姐妹，像花枝儿似的。”花枝儿似的表姐下嫁大军，如七仙女下嫁给董永。他们却是夫妻恩爱水也甜，春桃仍是个幸福的女人，那么我呢？等待着我的会是一种怎样的命运？我耳边又想起了外婆常说的一句话：“男人是座森林，女人只是森林里的藤。只有找上其中一棵树缠紧攀牢，才能得见天日，要不，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时。”

我不信，从来也不信！但此时此刻，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他会是那棵能让我盘着、倚着，相缠相依的大树吗？

……我和阿伟的相识，毫无戏剧性可言，与我在作品里描绘的那些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大相径庭，也没有一见钟情，撞出什么爱的火花。

那是刚参加工作不久，单位派我到党校学习，班上的玉珍大姐

听说我还是单身，热心地要给我介绍朋友，我淡淡地说：“对于爱情，我都有些灰心失望了，很难碰上让我满意的。”

玉珍以肯定的语气说：“这一个保证让你满意。”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一时不知该怎样面对玉珍的热情，在这个城市辈里，我已算大龄姑娘了，亲朋好友都为我着急起来，忙乎起来，一次次给我介绍，我却是一次次的失望。对于爱情，我有过太多的幻想，少女时代的我，就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总是幻想有一天，我的梦中王子会突然地闯入我的生活，骑着一匹白马，手持鲜红的玫瑰，如诗如歌，踏约而至，两心相悦，两情相依，可现实却不是梦，浪漫的爱情故事，都来自书上，来自文人骚客的杜撰。

凭心而论，我对爱情，对婚姻，并不是消极的，都快变成老姑娘了，怪谁呢？真的是朋友们说的我眼光太高了吗？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但好像在冥冥之中，有什么一直在和我作对，确切地说，是在和我的婚姻作对。我不是旧脑筋人，非得要把自己嫁出去，可父母是很传统很守旧的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传统守旧的，女子到了年龄不嫁出去，就是冒了天下大不韪。一个丑女嫁不出，还情有可原，可一个有才貌的女子嫁不出去，不是生理有毛病，就是作风有问题，父母受不了别人的冷嘲热讽，我受不了父母的唠叨，有时真想随便找个人把自己嫁掉算了，可婚姻毕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不可草率更不能儿戏。

玉珍见我沉默不语，又说道：“这个小伙子老实，本份，可靠，这样的人才会计过日子，才会心疼女人。”

老实、本份、可靠、会计过日子，这不是母亲一直在耳边灌输的吗？在母亲的观念里，婚姻就是找个这样的男人，而不是找什么爱情，找什么感觉。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都是你那个什么文学害的。”

真是这样吗？有时我自己也很困惑。

在玉珍古道热肠地安排下，我和阿伟见面了。在西山公园门口的路灯下，见玉珍给我介绍的这个叫阿伟的人生得风流俊秀，像越剧里的小生，这张貌似潘安的脸，并没有引起我的欣喜和激动，此刻，却有另一张脸如梦似幻地出现在我记忆深处。那是一张轮廓分明的、十分刚毅的，富有男子汉气息的脸，眼睛里盛着深深的忧郁，头发如马鬃般又黑又直，具有狮子的威猛和羊的温柔，那才是我真正欣赏的男人，这种男人才会征服我，颠覆我，把我变成一个温柔的女人，地道的女人，幸福的女人。

我发呆地看了阿伟足足有一分钟，然后不说一句话，沿着西山公园的卵石路向前走。我不像一个行人，更像一个梦游患者，这个夜晚的月亮是灰色的，像一块灰色玻璃镜，同时出现的还有星星，也是灰色的，给人的感觉很凉。整个公园笼罩在蓝色雾霭之中，好像进入一个陈年旧梦，几天后我向朋友描述那天晚上的月亮和星星，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不对，那晚的月亮和星星都很明亮，闪着金子的光泽！”

那我为什么看到的是灰色的呢？

……看着镜中的自己，怔怔地出神。

喷呐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家院坝的鞭炮响了起来。迎亲的队伍到了，院里变得热闹起来，三亲六戚对新郎官阿伟的品头论足很清晰地传入我的耳中：“看样子蛮有学问，斯斯文文的。”

“个头不高，不过蛮有官相的。”

“她公爹就是做官的呢！”

……我听着这些议论，心里甜滋滋的。他们能认可阿伟，真让我觉得是为三亲六戚做了件大好事。

我和阿伟都在市里工作，曾几次参加过几个同事和朋友的婚礼，对那种过分的铺张和奢华早就很反感。我俩都渴望自己的婚礼能够远离市井的喧哗，远离那没完没了的应酬，能够安详而宁静地

享受新婚的幸福时光。自从和阿伟谈恋爱以来，我说的话从来都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当我提出回乡下老家举行婚礼的时候，阿伟理所当然地抱起了我，就地转了三个圈：“听你的！”我的那些作家朋友也都说，好！这是一次难得体验，今后你要描写农村的新娘子，一定会写得更棒。果然如此，此时此刻的我，果然体会到一种全新的感受，那是处子的躁动，春兔的忐忑、喜悦、新奇、不安、慌措……

按照风俗，不到发亲那一刻，我在闺房里是不准出门的。饭菜由我的母亲端进来，在我吃饭时，母亲看着我怜爱地说：“蓓蓓，到了婆家要懂规矩，不要同公婆和小姑扯皮，要不，人家会笑我们陈家女子没教养的。”

要在平时，我总会笑话母亲罗嗦，现在我却郑重地点了点头，只觉得心里又酸又甜，又甜又酸。这是我作为姑娘，在娘家吃的最后一顿饭了。母亲就在身旁，默默地看着我，悄悄地撩起衣角擦泪。她又一次叮咛：“吃饱点！得记住，晚上到婆家，第三个菜上来时，你就得离席。”

这件事母亲也交待过几遍了，但我仍又郑重地点了点头：“妈，我知道了，不会忘的。”

母亲抹着泪出去后，我就放下了碗，再也无心思吃饭。起身把门关严，开始从婆家送的抬盒里拿衣服出来换，红内衣红内裤，红毛衣红外套红袜子，全是耀眼的大红。真是从里到外都全红透了，穿戴毕后，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红红的衣裤映得我脸儿也红红的。跟平时的我相比，却另有一番姿色。不知我的那些作家朋友看见我的这一身装束，该怎样的取笑我呢？会不会笑我俗呢？不过，我却一点也不感到俗气，只觉得浑身被浓浓的喜气笼罩着，这身大红衣裤更让我兴奋和喜悦，这可是象征一辈子红红火火，吉祥幸福啊！

发亲的时刻到了，迎亲和送亲的唢呐都吹得很欢，我由母亲和

婶婶扶着来到堂屋门，我在门内先弯个腰把娘家的鞋子脱了，然后将穿着袜子的脚向门外伸去，门外摆放着婆家的红绸布鞋，在我的脚向门外伸去时，忽地鼻子发酸，眼泪像决堤的江水直往外涌，怎么忍也忍不住。这是多么重大而非凡的一步呀！这一迈就迈出了姑娘的门坎，迈进了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之路；这一迈就将迈进外婆说的那座森林了。我就将成为那些柔弱的青藤吗？啊——

告别了，我天真烂漫的姑娘时代！

我的双腿刚刚迈出门坎，新郎那边来的喜娘已经将那双大红绸布鞋套到了我的脚上，不仅帮我勒紧鞋带，还严严实实地穿好，并系好带子。阿伟早就在门口等着我。此刻，他轻轻地抬起那条系在我胸前的红丝带，只听他口里咕噜了一声：“走吧——”我于是下意识地抬起了腿。我的心怦怦地跳得更急，他就是我将要依靠的那座森林中的一棵吗？我从此就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他？将同他走完人生之路？我轻移莲步，却杂念频生。最想的是回头看看在抹泪的父亲和母亲。看着我从小就生活惯了的老屋，那一位位熟悉的乡亲众人，可我却不敢。婶婶在给我净脸时就交待过了，如果这时回头看望，将来生的孩子就会成凸凸眼的。我虽不大相信这些说法，但还是要尊重这一风俗。

阿伟的家，不通车船要步行走十多里路。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一天结婚的人很多。腊月十八，意即成双成对，逢八就发。一路之上，我们遇见了好几起婚嫁的队伍。我就想，和我同一天结婚的姑娘，是否都会成为最幸福的新娘？最幸福的女人？同她们相比，我忽然有了几多骄傲；沿途看热闹的村民们：在你们眼前走过的，有一个人，虽然也同其他新娘子一样，穿着大红嫁衣，可她，却是曾出席过省作代会，跟省长握过手的作家。也许，在你们的眼里，谁都一样，都是一个嫁人的姑娘，都是一个初为人妇的女子吧？

沿途看热闹的村民对新娘子的脸蛋和嫁妆总是要评头论足的。我很拘谨，勾着头，红着脸很不自然地走着路。娘家来送亲的人，除了至亲的姑婶，还有表姐春桃和我的好友玲玲。一路上，我就同春桃和玲玲不离左右，在没人看热闹的时候，我就和她俩小声地说着话。玲玲是市委副书记的女儿，是位大家闺秀，举止庄重文雅。春桃则不同了，她已结婚生女，没有文化，性格也泼辣，说话也没把关，表姐妹本来是可以开玩笑的，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春桃说出来的话，让我的脸儿发红。在一次歇息的时候，春桃附在我的耳边说：“表妹，别看你那位男人斯文，斯文人火烧起来更旺，小心晚上床上。”

我红着脸嗔骂道：“我才不听你瞎说呢。”

春桃嘻嘻笑起来，玲玲许是猜到了春桃说的什么，脸儿也跟我一样红。玲玲的那位，也跟阿伟一样，像戏台上那斯斯文文的秀才。同类型的女子，容易交朋友，同类型的女子，也喜欢找同类型的男子，只是，斯文秀气的阿伟，今晚上会怎样对待我呢？对新婚之夜我不由既向往又恐惧，我偷眼朝站在远处的阿伟看去，脸儿不由红了。

到阿伟的家，已是傍晚时分了，阿伟家的三亲六戚，更是里三层外三层地看我和我的嫁妆。当地有新郎新娘抢洞房的习俗，就是结婚这天谁先跑到洞房，在今后的生活中，谁就会占上风，当主宰。如果新郎先到洞房，那新郎就会高高在上，可能当大男子汉，如果新娘先进洞房，那么男人则会成为蔫耳朵，得妻管严（气管炎）。我和阿伟先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入洞房，在今后的夫妻生活中，平等相待，谁也别想压着谁。可这时候阿伟却变卦了。一到他家，他就拼命往洞房里跑，我又急又气，却又被围着，跑不动。他家的亲戚只给他让道，我拼命挤，春桃也在一旁帮忙，玲玲也在后面推我，却就是无法挤出一条道来。我知道挤也没用，干脆不挤了，只感到从来

没有过的委屈。我紧紧咬住嘴唇，不让眼里的泪水掉下来。春桃却不示弱，一副路见不平的样子，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腕，愤怒地横冲直撞，边撞边说：“让开让开，你们太不讲道理了，要看新娘以后天天让你们看……”

我终于在春桃和玲玲的帮助下突围来到了洞房。进了洞房，没有异样的感觉，只幽怨地看了阿伟一眼。阿伟不但没有一丝愧疚，反而是一副得意的样子，我心里就更气，但又不便说什么。管他作家也好，才女也好，嫁人为妻，我只想当个温柔贤慧的女人，早下了决心，在夫妻之间，多谦让丈夫，多受点委屈也没什么。所以我只能让阿伟继续得意，做他的大丈夫梦了。

晚饭我象征地吃了点饭，在上第三盘菜时，按规矩，我就得离席回洞房了。春桃和玲玲吃了饭来陪着我。我们正说着话，阿伟的两个姥姥和姑爷爷进来了。阿伟的姑爷爷伸手找我要红包。春桃知道他们是来铺新床的，就打开我的箱子，拿了三个红包给他们，他们接着就开始铺床了。这时有很多人涌进来，后来新房里挤不下，门外和窗子外都站满了人。我知道这些人是涌来听阿伟姑爷爷说白的。小时候我也曾凑过这种热闹。阿伟的两个姥姥刚把被子打开往床上铺，阿伟的姑爷爷就说开了。

“铺床铺床，四角鸳鸯，先生儿子，后生姑娘。”

我本来就红的脸，这时更红了，心里想，现在不是提倡计划生育吗？是男是女都只能生一个么？只听阿伟的姑爷爷又说道：

“被子抖两抖，新人这头爬那头。”

这句话把洞房内的人逗得大笑，有的大声起哄道：“说得好，再来点荤的。”

阿伟的姑爷爷也就说得更起劲。

“鸳鸯枕头并排放，床儿吱嘎到天亮。”

洞房内的人人都觉得很过瘾，嘻笑得更厉害了。我脸嫩，再也

听不下去了，起身往洞房外走，玲玲也站起了身，这时起哄更厉害了。“看，看新娘子害羞了呢。”“新娘子，你怎么走呢，还没有唱十八摸呢？”

他们把新房门堵得死死的，哪里会让我 and 玲玲出去？我真是没辙了，好在春桃脑子好使，忙又从箱子里掏出三个红包给阿伟的姑爷爷。阿伟的姑爷爷会意，讪笑着对围观的人说：“人家是文化人，我就说点文明的吧？”于是不管围观者依不依，自顾自说下去：

“被子四四方，一对鱼儿水中央。”

“蚊帐两边挂，两个新人来讲话。”

围观的人可不依，大声齐嚷嚷：“不算数不算数，来点荤的，荤的。”“快唱十八摸，要是新郎新娘晚上摸不了路数，你可要负责。”有的甚至骂阿伟的姑爷爷：“见钱眼开的奴才相。”

春桃则笑骂道：“摸，摸你娘个头，回去找你姐摸去。”

有人马上嘻笑着说道：“送喜客，这十摸肯定是要唱的，将来你们送过来的姑娘要是怀不上孩子，反而会笑我们男方的人没本事呢。”

阿伟的姑爷爷讪笑着，不知该听谁的。这时有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往洞房内挤，边挤边说：“新婚头上三天不分长辈少辈，你当姑爷爷的有顾忌，我来说。”

我稍稍放下的心，又被提了起来，不由又羞又怕。要是这个老头真唱那山上放牛娃唱的十八摸，我如何听得下去？玲玲大概也从“十八摸”这几个字上知道这是一首荤歌，求救似地扯春桃的衣服，示意春桃拿出雌威制止这老头。春桃从箱子里拿出糖和瓜子，大把大把地抓给那老头，那老头却不领情。笑着说：“我牙不好，不吃甜，姑娘，收起你这一套吧，我老头子呀，什么也不吃，就只想唱歌。”

春桃笑着，没招了。这时我盼阿伟能出现，阻止他的亲戚唱那些黄调，阿伟一定还在陪人喝酒，并没有像我盼望的那样出现。而